



书法之道对于领导艺术的启示

□ 钟国兴



古代书法家大体有三种身份来源：官员、文人、出家人，当时很少有专门写字的书法家。因为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知识层的优秀者大多集中在官员之中，这是古代官员队伍中书法家辈出的原因，也因此形成了官员爱好书法的优秀传统。

不了解书法的人，以为领导干部练习书法只是一种消遣和休息，是工作紧张和忙碌之余的精神调剂。其实，书法对于领导干部来说，功能并不止于此。书法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，也是国人一种重要的文化修养。中华文化带有很强的感性色彩，它并非仅仅由一系列抽象的概念组成，其感性形式及其表达也非常重要，例如诗词、书画、太极拳等等。这些感性形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，也是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，因此当然是理解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经的门径。其中通过书法这个门径，不仅可以体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，而且在这种体悟理解中，可以得到对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上的诸多启发。

书法是精致的艺术，以合规为要求。哪个领导干部不想把工作做得到位，不想把重要工作做得完美精致？这种完美精致或可从书法中探究得来。书法是一种精致的艺术，所谓书法就是书之有法，离开法度就算不上书法，因此粗糙随意的书写当然不在此列。书法分为篆书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等等，每一种书写在起笔、行笔、收笔等方面都有一些基本规则。这种规则不但存在于纸面上，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古今书界的共识和常识。

正是书法的规矩和共识，形成了不可随意打破的底线和规则，才保证了书法的精致。这个道理对于领导工作的启示是很重要的：离开底线和基本规矩，或者这种规矩不能成为共识，那么就无法保障工作进行，更谈不上达到精致完善。

书法是创新的艺术，以继承为前提。书法是不断创新的产物。历史上哪个书法大家没有自己的创新？离开创新就不可能形成独家特色，不可能独步一时，更不可能流传千古。例如张旭、王

羲之以及颜真卿、宋徽宗等，都有书法上的重大创新。不过，书界的创新都以继承为基础，古今书法家无不十分重视研究碑帖，掌握前人的笔法及其神韵，然后集众家之长进行创新。

继承先于创新，创新以继承为前提，这一原则很好地解决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。领导工作也应如此。如果领导干部在工作上急于出新，以为拍脑袋就可以创新，以否定前任的做法为创新，忽视文化基础、自然条件基础，也忽视前人创业的基础，这样的“创新”虽然很热闹，但是对社会无益，甚至贻害长远。如果懂一点书法的规则，或可多一点理性和从容，更好地实现真正的创新。

书法是和合的艺术，以兼容为法则。阴阳是中华哲学的一对重要概念，而中华文化强调寻求两者的平衡、和谐，所以“和合”是中华文化很重要的理念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华文化形成的一大特点是兼而取之的包容，这也是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互动中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书法上强调虚实变化、浓淡相间、刚柔相济、拙巧相成等等，都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兼容和合的特点。

书法是把相反的元素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，这种艺术原则也可以运用到领导工作上。只有兼容才能丰富多彩，因此领导工作也是一种追求兼容的艺术。例如对于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，并不能简单地、绝对地否定一方，而往往看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，尽可能应该兼而取之。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不断兼容的过程，一国两制也是兼容，在国际上中国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等理念同样是一种兼容。唯有兼容才能繁荣，唯有兼容才是大气。

书法是收放的艺术，以中庸为其道。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既开放有张力，又不张狂潦草；既内敛稳重，又不迟滞刻板。因此，书法是既放又收的艺术，放而不过，收而有度，收放自如，在收放之间总能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程度。这就是中华文化所强调的中庸之道。

中庸之道并非简单的折中，而是强调不走极端，在两极或者多极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，诸多平衡点就形成了优美的轨迹。做领导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有的人不注意收放，在行为上张扬无度，或谨小慎微，在工作上贪大图快，或保守无为，或破坏规矩，或刻板僵化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收放之度，因

此工作很难做好。如果说兼而取之是一种方法，那么开合有度则是一种艺术，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，而做不到后者前者也做不好。两者都做好，就不难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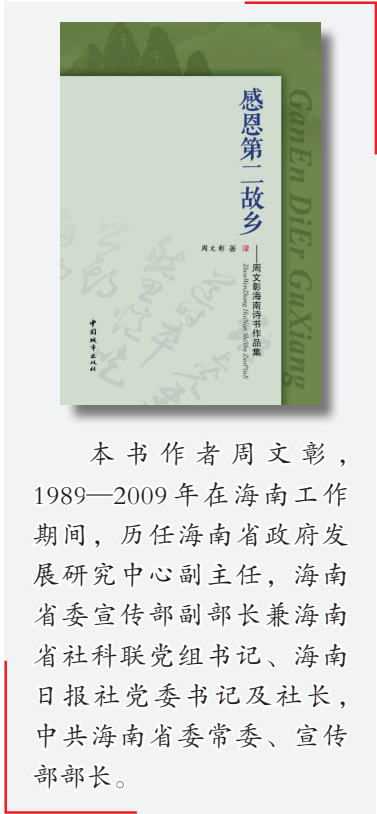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是全局的艺术，以统筹为关键。许多人以为把字写得漂亮就是书法家，其实做书法家并非这么容易。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技术活做得很好，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可以做一个好领导一样。每一个字写漂亮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基础，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，看的不只是每一个字的漂亮，更为重要的是看整体上是否具有美感。这种美感来自于作者的整体构思和布局，也就是对于浓淡、虚实、开合等总体的巧妙安排，并且最终这种安排体现为一幅完美的作品。如果不会从总体上考虑问题，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书法家。

进行全局构思和布局，这从领导工作上讲，就是大局思维、战略思维。如同一幅书法作品一样，领导者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都需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，否则只想到把眼前的事处理好，就可能一招不慎导致满盘皆输。

书法是修养的艺术，以沉静为基调。有学者做过统计，古今最长寿的职业是书法家。因为书法创作需要专注精神的投入，而且书写过程中要体悟每一个字、每句话的内涵，体悟其美的韵味，久而久之人就变得沉静而有悟性，不为外界所扰，宠辱不惊，从容自然。当然书法创作有时也需要激情，例如狂草。但是激情只是一时的状态，沉静从容则是书法家的底色。优秀的书法家尤其不会陷入浮躁与张狂的状态之中。

兵法云，“将军之事，静以幽，正以治”，中华文化强调“以静制动”。领导大的事业、进行重大决策，没有沉静的素质，不能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，就难以保证决策和领导的正确。因此，领导干部可以从书法的境界中锻炼自己，提高沉静的素质。

书法和领导工作许多方面是相通的，书法可以说是领导工作的一种纸上的演练，或者说像是领导工作的一种“禅修”。领导者们若能得书法要领，运用于工作，那么对于领导艺术将是一种有效的提升。同时，从另一个方面说，领导干部学习书法，也只有真正领会书法的意蕴与规则，深悟其理，而不是把书法简单地理解为“写字”，才能从中获得领导方法、领导艺术上的启示，真正提升内在修为。



本书作者周文彰，1989—2009年在海南工作期间，历任海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，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、海南日报社党委书记及社长，中共海南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

从文艺批评的视角仔细研读《感恩第二故乡——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集》，我不禁对作者周文彰产生了由衷的敬佩。

敬佩他宽厚的胸怀。周文彰自言与海南结缘三十年。这三个十年中，他一直为海南岛贡献着自己的智慧。

第一个十年值得敬佩，在于他从理论和思想上建构着海南；第二个十年值得敬佩，在于他以策划和行动建设着海南。

前两个十年，是他在海南工作的两个十年；第三个十年里，他已不再是海南的工作人员。

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海南之缘，仍然要为海南贡献热量。他说：“无论是在海南工作期间，还是离开海南这十年，我为海南做得太少太少，而海南给我的太多太多。我对海南的感情和海南对我的感情，驱使我还想再为海南做点什么、对海南再表点什么。”

这种胸怀是宽厚的、可贵的、值得敬佩的。

他在一首歌咏椰子的《沁园春》中咏道：“周身宝，为万民造福，地久天长。”他歌颂的是椰子，我们却仿佛从椰子身上看到了他的身影。

敬佩他深邃的情感。周文彰是哲学博士，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，他当然具备精密的理性思维，但他并未失去诗人和艺术家的丰富情感。

他对海南的宽厚胸怀，来自他

对海南深挚的热爱之情。对海南深挚的爱，使他一方面对海南的发展进行着理性思考，另一方面用艺术形式对他的第二故乡抒发着真情。

五指山藏翡翠城，枝头悦耳鸟争鸣。雨林藤蔓生奇趣，峡谷皮船响号声。苗寨飘香毛岸酒，黎村溢美至高情。行将过海离琼去，独别农家泪满睛。

因工作岗位变动的原因，就要离开海南岛了，他总觉得有一件事必须做。于是他驱车数百里，翻越连绵的登山翠岭，到达闭塞的中部山城，走过藤蔓丛生的雨林，听过漂流皮船的峡谷，尝过飘香的苗寨醇酒，品过溢美的黎村高情，当依依不舍地作别农家之时，他已是泪满双睛。

这是多么细腻的感情，这是多么纯真的感情，这是富有震撼力的感情！

佩服他生花的妙笔。“我对海南的情感”和“海南对我的情感”相撞相融，使他在离开海南之后，仍然不能不拿起诗词之笔，不能不拿起书法之笔。他坦言，“从二〇一八年上半年起，我散步写诗的内容便集中于海南”。

在编排这部集子时，他把这些平时散步而得的诗词连同书法编成了序列分明的几大部分：序篇、海南名城、海南名胜、海南英雄、海南文化与文明、南海情缘、海南人影、情系南海。

尽管作者谦虚地说，“我写的目的不是全面反映或介绍海南”，但这几大板块以及每一个板块中所选择的歌咏对象，无论对于整个海南还是对于作者个人来说，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既能够反映海南的概貌，也足以抒发作者的胸怀和感情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宏大抒情？著名作家韩少功评论这些作品时说：“他留在海南的二十载辛劳足迹已是他最好的作品，偶尔挥洒在纸上，化为琳琅满目别出心裁的节奏感和画面感，不过是人生的鸿爪雪泥，自然留痕而已。”是的，我们看到的是散步写诗和案头挥洒，散步写诗和案头挥洒的背后则是作者那二十年实实在在的海南生活。

著名诗人周笃文曾经这样评价周文彰的诗词：“立论正大，赋情高远，符合格律。而且字字充满激情，流淌着滚烫的诗心与面对理想的追求，许多生动的形象，令人难忘。读这样的作品，使人感受到一股清风在你身边回荡、轰鸣，使人愉悦，催人奋进。”这段话用在周文彰的书法上，同样合适。

我敬佩他对诗、书关系的理解

胸怀、情感与妙笔

读《感恩第二故乡——周文彰海南诗书作品集》

□ 李景新

和身体力行。他曾在个人第一本诗集的序中这样说：

我本不会写诗，一如不会写书法。学了书法，我才觉得应该学写诗。人们常把诗、书、画相提并论。在我身上，诗与书的联系更为紧密。可以说不会写书法，我可能就没有诗缘了。我的诗缘得益于书缘。

作为一位公务繁忙的高级干部，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高级学者，却突然爱上了书法，练上了书法，可以说这既是一种高雅爱好表现，又是一种高尚素质的体现。学了书法，而知书法离不开诗，诗、书并进，才能相得益彰。这又是一种多么深刻的理解。

于是，诗与书，渐渐融进了周文彰的生活。

于是，诗与书，在互相浸染中携手前进。

于是，他把诗与书的美好结合，呈献给他的第二故乡美丽海南。我们无须要求他的作品全都达于完美，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作品像海南的三角梅一样热烈，像海南的红棉花一样鲜艳，像海南的椰子树一样挺拔。



一座皇家园林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？在文字或影像的记载里，在宏伟精致的建筑或实物上，当然是的。但是，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。位于北京西北部的颐和园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此。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，我和我的家人们去颐和园的次数已无法统计，游园的主题、路线、时间长短虽有不同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喜欢！喜欢园中四时不同的自然景观、古朴素雅的建筑风格、积淀深厚的华夏文化，正是因为喜欢，才有了具体、生动、令人难忘的记忆。此生似乎与这个皇家园林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几十年来润物无声般被它感动、感染甚至改变着，不知不觉，已度过了青年、中年的时光岁月。

初识颐和园是1980年代初，一个北京的金秋时节，作为应届大学新生，只身一人从东北老家到北京大学报到。北大与颐和园相邻，坐公交车仅仅三四站的路程，入学后的第一个十一假期，几位已熟识的同学就相约去了颐和园。也许是近水楼台的缘故，以后的春游、秋游或者节假日的集体活动也经常去颐和园。

对于我这个刚刚来到京城的外地青年来说，以前只在图片或影像中见到过的颐和园，如今能身临其境了，兴奋激动之情自然是难于言表。对园中各种精美的雕塑、生动形象的彩绘，集各地建筑风格精华的宫殿、院落、庙宇、街区、水乡、小桥等，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，置身其中，尽情地享受着精神文化的大餐。即便是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及石碑上的皇家题字，也会吸引着驻足欣赏多时，如若看到石碑上有自己喜欢的字，还会铺上一张白纸，小心翼翼地用铅笔轻轻拓印下来。

记忆深刻的是泛舟昆明湖。当



□ 席晓艳

结缘颐和园

年，园中只有铁制、双桨的小船，最多能坐五人。第一次登上摇摇晃晃的小船，我还真有点紧张，只顾着掌握平衡，根本无暇观看周围的湖光山色。随着小船在水面上轻盈划过停在湖心，也就慢慢适应了。回首远望，万寿山上佛香阁、德辉殿、排云殿，以及山脚下的长廊、牌楼依山势展现，层次分明，排列有致，大家纷纷拍照合影留念。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，只有一位同学带来的一架老式海鸥胶片相机，大家轮着照，叽叽喳喳，好生兴奋热闹……湖面上下倒映着青春的笑脸、荡漾着欢声笑语。看着别人划船那么轻松自如，我也想尝试一下，但双桨到了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，既要双臂用力，又要两手协同配合把握好方向，在别人你一言、我一语的“指导”下，等到基本上掌握了前进、后退、转弯的要领，已是汗流浹，手掌上也磨出了几个泡。

读研究生的时候，结识了我的先生，在谈恋爱的几年中，经常约会的地方自然还是颐和园。春天柳绿桃红玉兰绽放，夏天湖中映日荷花亭亭玉立，秋天则有芦花古柳随风飘荡，冬

天的万寿山玉树琼枝、松柏掩红墙……在恋人的眼中，园中的一切都充满美好的寓意。长廊西端有一个石舫，石舫北边有一个书店，这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先生买了本英文版彩画的《颐和园长廊故事》，总是随身带着，反复翻阅。这本书至今仍然保留着，只是色彩已发暗发旧，书页已卷曲了。有一年中秋节，我们本打算是要去园中赏月的，但当入得东宫门，刚刚穿过仁寿门，就被阵阵扑鼻的清香吸引了。原来是园子里摆放着的几十株大型盆栽桂花树正值盛花期，满园都弥漫着桂花迷人、悠长、沁人心脾的香气，令人陶醉。这个中秋就是这样过的：和相爱的人一起，在秀美的皇家园林，皓月当空，就着皎洁的月光，用心去读那一树碧绿中掩映的桂花，沐浴着清雅香气……我想，幸福和浪漫的至境也不过如此吧！

成家后，一直住在北京的偏西部，去颐和园很方便。1990年代中期，儿子还在上幼儿园时，我们就带着他游园了。起初是以走长廊、赏彩图、讲故事为主题，走累了还可以坐

下来休息，向北看可仰视万寿山景区，向南看可平视昆明湖。一家三口漫步长廊，扬着脖子，认真观看品味长廊枋梁上一幅幅精美的绘画，有西湖风景、山水人物、草木花鸟等，栩栩如生、生动形象，有人们熟悉的故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》《杨家将》《三国演义》……年幼的儿子瞪着好奇的眼睛、张着小嘴听着父母亲的娓娓道来，那些神话的、英雄侠义的、善恶扬善的故事构成了他启蒙教育的一部分。

再大一点就带着他登万寿山。山不高，山坡很缓，林木、灌木相间而生，具有浓郁的自然气息，每棵树木上还挂着小小的说明牌，供游人辨识。我们经常从后山拾级而上，沿途看到落地的成熟松塔，就会捡拾起来，看看里面是否还有松子，再与生长在树上的松塔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。看到松树树干上流淌着的松树油，会用有限的植物学知识给儿子讲讲松油的形成和作用。就这样边走边一点点评沿途所见：松柏是四季常青的，槐树上结的槐花是可以吃的，枫树叶子到了秋天就变红了，山桃、山杏、连翘春天开花，丁香、紫薇花香、花期长等等，一路登上山顶。山顶耸立

着宏伟的建筑佛香阁。极目望去，周围数十里的景色尽收眼底，万寿山在远处西山群峰的屏障中和近处玉泉山的陪衬下，小中见大，气势非凡，苍松翠柏，秀色葱茏。昆明湖又恰到好处地把山景全部倒映出来，湖光塔影，交相辉映，近处的湖面上还有十七孔桥飞架湖心……在孩子眼里这无疑是一幅巧夺天工的天然山水画。

十七孔桥每根望柱上都雕刻着姿态各异、大大小小的石狮，有的母子相抱，有的玩耍嬉闹，有的你追我赶，有的凝神观景，个个惟妙惟肖。我们曾经和儿子一起兴高采烈地数过石狮，但每次数的数量都不一样。在桥上放风筝应该是全家协同配合的杰作了。我负责后勤保障和物资采购，先生个子高，负责把风筝高高举起，就着风势，轻轻放开。儿子根据风筝飘动的情况，不断地放着线，大家眼看着这只“小蝴蝶”一蹿一蹿慢慢地在开阔的湖面升上天空，别提多高兴了！有了这次心驰神往的开心体验，儿子对放风筝很是着迷了一阵子。

国内还有一处位置偏僻，游客较少，田野气息浓郁之所，这就是位于西北部的耕织图景区。对于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，这是一个了解民生之疾苦、稼穡之艰难的好地方。我们一般从南如意门或西门入园，过玉带桥后不久便能看到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“耕织图”石碑。景区有一处游廊，游廊两侧分别展陈着元朝画家程荣绘制的耕织图摹刻，《耕作》图从选种到收获21幅，《蚕织》图从采桑养蚕到织出布匹24幅，每幅图上还刻有小字说明，就像一本平面展开的连环画，艺术地再现了古代男耕女织的场景。据说此项工程历时3年时间才完成，石刻内容也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考辨订正，目的是勉励人们勤耕纺织，珍惜一粥一饭、半丝半缕的来之不易。

随着儿子渐渐长大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已不再随我们一起游园，但他经常把从小到大的游园所得、经历及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讲给同学、朋友，甚至国际友人去听。岁月如梭，而今人到中年，我与先生依然经常相伴游园，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也是最有乐趣的享受。

“人生易老天难老”。从初识颐和园到现在，时光已近四十年，我们已从当年朝气蓬勃的风华少年变成两鬓斑白的中年人，颐和园仍是风采依旧，依然以它那自然、古朴和人文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我。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，但颐和园留下的美好记忆就像阳光一样，温暖在心里，陪伴终身！

